思语

年味儿就是文化味儿

□ 牛 瑾

过年中的一切言行，充满文化因素的仪式感，也正是有了赓续绵延的文化，春节才穿越几千年的风雨走到今天，始终没有褪色

己亥猪，又一春。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无论欣然抑或淡然，人们都盼着过年，盼的是那让人眷恋的年味儿。

年味儿是种什么味儿？年味儿是琳琅满目的一屋子年货，还是家人团聚时的一顿饺子；是“萧疏白发不盈颠，守岁围炉竟废眠”的畅谈夜话，还是走亲访友、你来我往的相互惦念；是倒贴的“福”字、红彤彤的对联，还是舞龙舞狮的喜庆热闹……年味儿，就是文化味儿，过年中的一切言行，充满文化因素的仪式感，也正是有了赓续绵延的文化，春节才穿越几千年风雨走到今天，始终没有褪色。

有人感慨年味儿变淡了。其实，“年”还是那个“年”，变的是过年的方式，不变的是传统亲情、民族精神、美好期盼的文化内涵。过去的除夕夜是“在家守岁”，现在“一家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旅行过年也是团圆；过去的拜年是磕头作揖，现在微信视频表达新春祝福的“指尖拜年”更为普遍；过去的压岁钱是捧在手上，现在争抢拼手气红包、口令红包、摇一摇红包、集五福红包等电子红包不亦乐乎；过去的年夜饭是妈妈在厨房从早忙到晚，现在网络订餐吃出的依然是幸福滋味。

有人怀念小时候年味儿的浓郁。其实，记忆总是倾向于强化美好，童年真实的年味儿未必真的如记忆中那样光鲜亮丽，只是特定环境在生命中的印刻。物质匮乏的年代，很多人家过年时才能吃得丰盛一点，一年到头也只有过年才会做一身新衣裳，这样的年自然显得隆重。而如今，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吃好饭穿新衣是再平常不过的需求，不必和“年”这个特定的时间节点挂钩。其实，并不是小时候的年味儿更浓，而是我们现在把每一天都过成了年。

物质从来不是“年”的重点，“年”更是一个文化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物质期待得以实现后的满足感过于深刻，让人们忽视了一副小小的春联、一场过年的大戏带来的幸福。如今，对年味儿的认识再度苏醒，对文化的需求日益迫切，越来越多人走进影院、剧场、博物馆，以更具文化含量的方式浓郁着“年味儿”。电影行业年年火爆的“春节档”“博物馆里过大年”从响亮口号成为业界常态的大转变，都是集中的体现。

也因为对文化的需求日益迫切，所以，如果仍然觉得年味儿不够浓，可能是文化产品供给还满足不了大众的需求，换句话说，就是缺少能打动人心的契合年文化的文化产品。这就需要与人们的文化需求相向而行，充分挖掘“年”的文化元素，用时代创新激活传统的文化基因，使符合当下审美的文化产品赢得人们广泛认同；也需要从生活美学的概念提取年节文化元素，重新设计并注入情感内涵，使带有温度的创意产品传递出文化认同。

“年”还在年复一年。我们会感叹时光在行走，但传统中国年总能给予最温暖人心的触动；我们会怀念淡掉的传统年味儿，但新时代有新时代的表达。若干年后，今天的新年俗或许也会成为这一代年轻人记忆中的年味儿、带着浓浓文化味儿的年味儿。

责任编辑 李 丹 敖 蓉

美术编辑 高 妍

邮箱 jjrbzmzk@163.com

乌兰牧骑新歌“永远也唱不完”

□ 魏永刚

☞ 好作品是乌兰牧骑的生命。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时代，只有创作出符合时代主题的优秀剧目，才能让乌兰牧骑走得更远，深入牧民心里

上图 东乌珠穆沁旗乌兰牧骑演员在阿拉坦合力苏木巴彦杭盖嘎查党员中心户额尔敦格日乐家的蒙古包里为牧民唱歌。 魏永刚摄

左图 东乌珠穆沁旗乌兰牧骑演员在道特淖尔镇为牧区群众演出。 魏永刚摄

乌兰牧骑就像一首悠扬的歌，也好似一曲高亢的长调。60多年悠悠岁月中，他们坐勒勒车，甚至是骑几匹马，摇着铃铛，行走在内蒙古茫茫草原上。

今天，勒勒车换成了大巴，下乡条件在变，演出场景在变，牧民生产生活也在变，但乌兰牧骑依然是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为牧民吟诵着“唱不完的歌”。

新春之际，锡林郭勒盟的13支乌兰牧骑小分队忙着到牧区演出。还是那一把马头琴，还是那悠扬的乌珠穆沁长调，但他们唱的是新歌，歌词里洋溢着新时代的新生活。

传唱时代的歌

乌兰牧骑在草原上已经行走了60多年，为什么能够得到牧民欢迎？关键一条是有好作品，锡林郭勒盟的同志在这一点上有共识。有了反映时代、贴近牧民生活的好作品，乌兰牧骑才能始终得到牧民的欢迎。

蒙古族是一个爱好歌舞的民族。乌兰牧骑过去60多年里不仅走近牧民，而且把传统文艺吸收到他们的作品中。流传了许多年的乌兰牧骑精品如《筷子舞》《顶碗舞》《鄂尔多斯婚礼》等作品，都是吸收了民间文艺内容，进行艺术加工而形成的。作品中写满了牧民熟悉的生活，又有着人们喜欢的艺术表现形式。

《小青马》是一首内蒙古民歌，也是乌兰牧骑传唱多年的优秀作品。简短的歌词，表现出人们对一匹小青马的喜爱，表达了人们骑马出行的急切心情。在东乌珠穆沁旗，我们请当地人翻译出歌词，只有简短的几句：

俊秀的小青马哟，黎明前上了鞍。白发苍苍的额吉啊，我要在日出前拜见你。

在锡林浩特，我们读到另一个“版本”，也是简短的几句：

小黄马儿颠簸哟，颠得无法安稳。你那温柔的性情，永远留在我心中。

短短数句，在不同曲调的反复咏唱中，表达出人与马之间的浓情厚谊。不听音乐，单单看这几句歌词，也能领悟到每个字里透出的草原生活气息。这些民歌充满了生活情趣，给人们留下极大的回味空间。乌兰牧骑吸收了民间歌舞元素，进行艺术化加工，再唱给牧民。他们歌唱着草原生活，行走在草原牧民中间。

好作品是乌兰牧骑的生命。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时代，只有创作出符合时代主题的优秀剧目，才能让乌兰牧骑走得更远，深入牧民心里。

生活是作品的土壤

好作品从哪里来？好作品都来自牧民生活。牧民的美好生活才是乌兰牧骑优秀作品产生的土壤。

“到人民中间去”，这是乌兰牧骑的一个响亮口号。这两年，锡林郭勒盟党委宣传部在乌兰牧骑建设中抓创作，抓队伍，抓服务。其中抓创作，就是让编创人员到牧民中去，到生活的土壤中去寻找创作灵感。

听听蒙古族歌曲，以草原、白云为代表的大自然之美是离不开的主题。歌唱自然美的作品比较多，而表现牧民新生活的相对少一些。草原、白云也许是游客向往的美景，但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它们的吸引力可就没有那么强了。乌兰牧骑为牧民歌唱，他们的创作就要反映牧民的现实生活，来自生活的作品才能贴近牧民的情感。

2018年，锡林郭勒盟在13支乌兰牧骑中开展了大采风、大创作活动，组织编创人员用3个月深入牧区人们生活中。一支支小分队走向茫茫草原深处，进入星星一样散落的蒙古包里，端起奶茶，拿起马鞭，体验牧民生活，感悟草原生活的变化。牧民的美好生活燃起编创人员的创作热情。3个月时间，锡林郭勒盟各个旗县的乌兰牧骑创作了200多个剧目，他们从中选出36个优秀剧目。

这些新作品还带着几分稚嫩，但它们来自生活，让牧民感到亲切。今年锡林郭勒盟春节联欢晚会上，小品《幸福账单》、好来宝《我们的喜庆乐》、歌曲《草原新四季》等新创作的作品，都搬上舞台，赢得了观众喜爱。

新作品歌唱新生活

乌兰牧骑以小分队形式，行走在草原牧户中间。他们现在的演出仍然只有七八个人，演出节目中没有群舞，很少有音响设备。他们说，这样才是把温暖送给老百姓。

乌兰牧骑保留着有温度的表演形式，演出牧民熟悉的生活。跟着乌兰牧骑演出，当然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牧民对新作品的热情。但是，即使没有音乐，看不到舞姿，读一读这些作品的词句，我们也能体会到乌兰牧骑歌舞所表达的牧区新生活。

苏尼特左旗乌兰牧骑以蒙古族传统曲艺形式“好来宝”创作了一首《我们的喜庆乐》。他们以对白形式表现草原新生活：

我出题，你来答

……

天上星星落满地，这个怎样来回答？
远方天涯在咫尺，这个怎样来回答？

天上星星落满地，是千家万户通了电。
远方天涯在咫尺，是村村通了柏油路。

点点手机来操控，牛羊就会回家来，这个怎样来回答？

点点手机来操控，是放牧实现了无人机，合作社助推规模化。

……

正镶白旗乌兰牧骑创作了歌曲《草原新四季》。起初，他们以四季景色来表现草原变化。在牧区走访中，编创人员感到，牧民生活变化也是四季的“标注”，于是加进更多生活元素：

溪水欢歌迎新春，山坡洒满牛羊群。科技放牧大草原，牧童家中操监控。（春季）

雨后阳光沐草地，五彩花朵映蓝天，自动饮水真方便，牛羊围槽撒欢儿。（盛夏）

甘露晶晶纯滋润，奶茶飘香迎佳人。机械化打草不用愁，大棚瞬间堆满草。（金秋）

冰山雪地放银光，炊烟袅袅人心暖。新房迎来合家欢，微信拜年情深长。（冬天）

多伦县乌兰牧骑根据一个村种菜致富的故事，创作了音乐快板《大棚里飞出致富歌》。快板对蔬菜的描绘活灵活现，令人神往：

南方出现了北斗星，蔬菜如今都成了精。

这说明农业发展变化大，蔬菜开口要说话。

我是西红俏公主，先来一段儿开场舞。

我的芳名叫黄瓜，顶尖带刺的开黄花。

我是萝卜小西施，水格儿灵灵的好身姿。

我是远近闻名的草莓姐，自信就在咱脸上写。

我是领队红辣椒，红扑扑的脸蛋儿小蛮腰。

蔬菜争相来发言，今天我算是开了眼。

……

乌兰牧骑是草原生活的歌唱者。离开锡林郭勒盟的大草原，突然听到一首歌唱乌兰牧骑的歌，名叫《我的勒勒车》。这首歌深情地唱道：

穿过大风雪，走过大草原，我的勒勒车来到你面前。

坐上我的勒勒车，带你去从前。

找到那条熟悉的路，去看当年的草原。

从此你会明白，我们的那首歌为什么永远也唱不完。

是啊，乌兰牧骑在牧民身边歌唱，牧民生活在一天天变化着，乌兰牧骑的歌“永远也唱不完”。

光影

山东省枣庄市阴平毛笔起源于东汉，从隋唐、宋元历代传承，早期均为家庭作坊。1967年枣庄毛笔厂建立，实现规模化生产。一支毛笔的制作从选料到完工，要历经108道工序，当地毛笔制作工匠如今依然坚持使用传统手工工具和纯手工加工制作，并将毛笔制作技艺代代相传。

吉 喆图/文